

摇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赢台落日 轱阳著 郢—北京：华夏出版社，~~圆园园~~
（慈禧全传；远
陈岸苑京缘园原圆裁京员

I 郢赢... II 郢高... III 郢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摇IV 郢圆原圆缘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第 ~~圆园~~号

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

赢台落日

作摇摇者：高摇摇

责任编辑：梅摇摇子摇摇陈摇摇默

装帧设计：点石堂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地摇摇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

邮摇摇编：~~圆园~~

电摇摇话：（~~圆~~）~~圆~~源~~圆~~裁京

印摇摇刷：北京宏伟印刷厂

开摇摇本：~~圆~~伊~~圆~~圆~~圆~~裁京

印摇摇张：~~圆~~缘

字摇摇数：~~圆~~千字

版摇摇次：~~圆~~原年 猿月北京第一版

印摇摇次：~~圆~~原年 猿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摇摇价：~~圆~~元（上下册）

摇摇摇摇华夏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摇摇摇摇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请随时联系

瀛台落日（上）

高 阳 著

两宫回銮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宦海升沉，几人弹冠相庆，几人不堪回首，已颇经历过一番沧桑了。

京中比较稳定，各省调动得很厉害，总督迁转了一半，巡抚荆除江苏的恩寿，陕西的升允，湖北的端方之外，更调了十二省。端方虽未调动，却等于升了官，暂署湖广总督。因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在这年——光绪二十八年九月间在任病歿，这是头等要缺，朝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仍援甲午年刘坤一北上督师的前例，以鄂督张之洞署理江都，所以“督抚同城”的端方，在武昌得以惟我独尊。

前度刘郎的张之洞，却不似端方那么高兴。前番署理，是因为刘坤一勤劳王事，来便开去他的底缺，犹有可说，这一次江都出缺，依资历而论，由他调补，乃是天公地道之事，何以仍是署理？

尤其是一想到袁世凯，更不舒服。张之洞光绪十年就已当到两广总督，那时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五品同知，在朝鲜吴长庆军中“会办营务处”。连个“学”都没有“进”过的乳臭小儿，居然成了疆臣领袖！最可气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是实授，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反是暂局！这不是笑话？他心里这样在想，口头上却从未说过一句，因为以他的齿德俱尊，与后生小子争功名，说出去会叫人看不起。

当然，袁世凯非常了解，当今的重臣，只有两个人，朝中一个荣禄，外面一个张之洞。至于王文韶、鹿传霖之流，不必放在心上。如今荣禄老病侵寻，日衰一日，看来不过年把工夫好拖，荣禄一旦下世，军机大臣中决不能让瞿鸿禨爬上来。而论资望，他也不够“掌枢”的火候，那时张

之洞也许会内召大拜，应该早日结此奥援。

因此，从保定回项城之前，他就作了决定，回程要迂道南京小作勾留。

袁世凯是奉旨准假两月，回籍葬母。九月里南下，在项城匝月勾留，十月二十一日起程，取道信阳坐火车到汉口，端方接到武昌看铁厂、看枪炮厂，礼数周至。不过袁世凯却不大看得起端方，只跟督署的文案，光绪八年壬午福建的解元郑孝胥亲近，极口称赞张之洞在湖北的规划，深远宏大，说是“今日之下，只有我跟南皮两个人，还能够担当大事”。

可想而知的，以郑孝胥跟张之洞的关系，必然会将这话，飞函江宁。这使得张之洞心里好过得多了，所以袁世凯的专轮驶抵南京下关，张之洞照规矩行事，盛陈仪卫，亲自迎接，到得总督衙门，随即开宴，其时是午后一点半钟。

这个时间赶得很不巧！原来张之洞的日常生活，与众不同，在湖北官场，人人皆知，有副送他的对联：“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下联不免刻薄，上联却多少是纪实，而张之洞自以为是一天当两天用。

他这一天当两天，即以午未之交为分界。大致每天黄昏是他的早晨，起床就看公事，见宾客，到午夜进餐，他的饮食习惯亦很怪，每餐必酒，酒备黄白，同时并进，肴饌、粥饭、水果、点心，亦复如此，摆满一桌，随意进用，没有一定的次序。

食毕归寝，往往只是和衣打盹，冬夏都用藤椅，不过冬天加个火炉，这样睡到凌晨五六点钟又醒了，办事见客，直到日中歇手吃饭，饭罢复睡。

这开宴之时，正是该他去寻好梦的辰光，加以这天去了一趟下关，精神格外不济，入席之后，撑持不住，双眼涩重，只想合拢，勉强睁得一

睁,也只是半开而已。

在一堂肃然之中,只见袁世凯谦恭地说不到三五句话,就会悄悄中断,因为张之洞眼闭嘴张,正将入梦,等他头向旁一侧,惊醒过来,袁世凯方才开口。

此情此景,使得满座的陪客,皆为之局促不安,最无奈的是盛宴例用下系桌围,面对戏台的方桌,袁世凯上坐,张之洞打横相陪,一桌中别无他客,可以跟贵宾接谈,稍解尴尬,以至于众目睽睽,只看着高坐堂皇的袁世凯发愣,替他想想,真是人间的奇窘。

张之洞终于倒在椅背上,起了鼾声。袁世凯看一看周围,站起身来,于是奉陪作陪的藩臬二司,从左右赶到他身边,未及开口,袁世凯已向他们摇手示意,不要惊扰了张之洞。

只是总督进出辕门,照例鸣炮,俗名“放铙”,炮声却将张之洞惊醒了,一看客座已空,知道袁世凯不辞而别。这是件不但失礼,而且失态的事,张之洞想要弥补,就只有急急传轿,赶到下关去送行。

由总督衙门到江边,很有一段路,八抬大轿,分两班轿夫换肩疾走,仍旧能让张之洞在轿子里好好睡了一觉,所以赶到下关,精神十足,正是他一天当两天用的另一天开始之时,但袁世凯的专轮,已将起碇,他只在柁楼上拱拱手,向张之洞遥为致谢而已。

在上海逗留了三天,袁世凯乘海圻号兵舰,直航天津,到达的那天,正是四十天假满的十一月初六。就在这一天,京中传来消息,云贵总督魏光燾调任两江,张之洞回任。

江都会落在魏光燾头上,是无人不感意外之事。此人字午庄,籍隶湖南邵阳,出身是个厨子,后来投身湘军,曾隶服曾国荃部下,后来跟左宗棠西征,积功升到道员。甲午那年,官居湖南藩司,巡抚吴大澂请纓出关,魏光燾领兵驻牛庄。日军未到,望风先遁,一日一夜走了三百里,几次坠马,跌伤了脚,也算“挂彩”。和议成后,吴大澂带着他的“度辽将

军”玉印回任，魏光焘的官运更好，竟升了陕西巡抚。

庚子年之乱，下诏勤王，举兵响应的都交了运，鹿传霖入军机，岑春煊升巡抚，魏光焘升总督。在昆明政事都由云南巡抚李经羲作主，魏光焘拱手相听，一无作为。不过他精力过人，一大早起身，接见属员以后，总是到各处营伍去看操，“魏午帅”之勤，是很有名的。

这样一个庸才，能到两江去当总督，袁世凯可以断定，决不会是因他勤于看操。果然问起京中人来，道出一段内幕。

湘军出身的大员中，有个衡山人叫王之春。他本来是彭玉麟的“文巡捕”，职司传达，生得仪表堂堂，是颇为厚重有福泽的样子，彭玉麟便调他到营伍里来，积功升到道员。光绪十年中法之战，起用宿将，彭玉麟专广东的军务，用王之春当营伍处，底缺是广东督粮道。以后升湖北藩司，又调四川。看看要爬到巡抚，是很吃力的了。

王之春花样很多，知道著书立说，也是猎官的一条捷径，曾请一个广西人潘乃光，将从恭亲王创建总理衙门以来，与各国交往的情形，按年条举，编次成书。命名为《通商始末记》，因而博得了个“熟谙洋务”的名声，居然在光绪二十一年，奉派为吊唁俄皇亚历山大的特使。俄国以“头等钦差”的礼节相待，并有“肺腑语”，因而颇得帝师翁同龢的重视。

及至俄国新君加冕，打算仍派王之春为庆贺专使时，俄国却又嫌他职位不称，因而改派了李鸿章。而王之春则在戊戌变法后，走了荣禄的路子，终于得遂封疆之愿，当了巡抚，先放安徽，后在广西。始终恃荣禄为靠山，每月都有书信致候，自然还有伴函的重礼。

魏光焘即是由于王之春的关系，搭上了荣禄的这条线，另外又备了两万银子的门包。这样，他的希望调任两江的意愿，才能传达给荣禄。

于是谈到江都的人选，荣禄提出两点意见：两江自曾国藩以来，以用湘军宿将为宜，而且张之洞太会花钱，岂可以两江膏腴之地供他挥霍？后面这个说法，最能打动慈禧太后的的心，因而魏光焘的新命，很快

地就下达了。

袁世凯心想 ,如果说南洋是湘军的地盘 ,则北洋就是淮军的禁裔。魏光焘碌碌庸才 ,比张之洞好对付得多 ,自己的处境较之李鸿章当年先有沈葆楨 ,后有刘坤一的分庭抗礼 ,犹胜一筹。只要能压住盛宣怀 ,不让他爬上来 ,便可如李鸿章在北洋之日 ,将许多可生大利的事业抓在手里 ,有一番大大的展布。

这当然要靠荣禄 ,他的日子不多了 ,袁世凯默默在筹思 ,自己还不够资格取而代之 ,但可以扶助够资格的人接他的位子 ,从中操纵 ,那就等于取荣禄而代之了。

当然 ,眼前必须格外巴结荣禄。转到这个念头 ,想起荣禄嫁女的贺礼 ,纵不能如魏光焘那样 ,一送二十万两银子 ,至少也要让荣禄高兴才是。

“让荣中堂高兴 ,不如让荣小姐高兴。”袁世凯的表兄 ,为他掌管私财的张镇芳献议 :“所以贺礼之中 ,应多备珍贵新巧的首饰。”

袁世凯非常赞赏这个看法。因为荣禄只有一子一女 ,一子在回銮途中病歿 ,只剩下一个女儿亲骨肉 ,钟爱异常。只要这位小姐说一声“袁某人送的东西真好” ,荣禄也就很高兴了。

“礼要两份。”袁世凯又问 :“送乾宅的呢 ?”

“那是有照例的规矩的 ,只能递如意。”

原来乾宅是王府。汉大臣与亲贵通庆吊 ,照旗人的规矩 ,喜庆只能递如意以申敬意 ,但袁世凯觉得太菲薄了 ,决定以北洋公所的名义 ,送两万银子的贺礼。

满汉不通婚的禁令 ,已奉明诏解除 ,但选八旗秀女的制度 ,依旧保存。旗人合于备选资格的及笄之女 ,在未经过挑选之前 ,不准擅自择配。因此 ,多少豪门大族想跟荣禄结成亲家 ,却开不得口 ,即以荣禄这个艳光照人、小名福妞的爱女 ,虽早就向户部报过名 ,已至待选之年 ,而

三年一举的选秀女之制,由于国遭大难,尚未恢复,福妞的终身大事,做父母的一时亦就作不得主了。

但是,有个人可以作主,慈禧太后。太后或皇帝可以指定某一亲贵宗室,娶某个人的女儿,名为“指婚”,或称“拴婚”。慈禧太后决定将福妞“指婚”给醇亲王载沣。

拴成这桩婚姻,是慈禧太后回銮以后,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谁都看得出来,让福妞能成为王府的嫡福晋,是慈禧太后的酬庸与笼络,但是她自己心里明白,另外还有一层远比笼络荣禄来得更要紧的作用在内。她确信惟有这样做,才可以彻底消除后顾之忧。

当议和之时,慈禧太后刻刻不能去怀的一件心事是,各国会干预中国的内政,逼她归政。庆王奕劻与李鸿章所定的《辛丑和约》,几乎完全接受了各国的要求,似乎任何人都能办这样的交涉,可是在条约之外,有一项不见于文字的交涉,他们做到了,那就是不提结束训政之事。李鸿章的恤典特厚,奕劻的大见宠信,都由于有这么一场功劳。

但在订约到撤兵的那段辰光中,慈禧太后发现隐患存在,各国对皇帝依然存着好感,这倒还是意料中事,无足深忧。到后来发觉各国对皇帝的胞弟亦有好感,而且隐隐然有支持之意,这就不但意料不到,而且也不能不加防备了!

醇贤王奕譞的嫡福晋,也就是慈禧太后的胞妹,生过四男一女,只留下一个老二,就是当今的皇帝。

皇帝共有三个异母弟弟,排行第五、第六、第七,都是醇贤亲王侧福晋刘佳氏所出。老五名叫载沣,生在光绪九年,八岁袭爵,都叫他“小醇王”。义和团入京,德国因为公使克林德被杀,算是受害最重,所以由瓦德西当联军统帅,瓦德西到京不久,就提出要求,应该派亲王为专使,到柏林向德皇谢罪,而且指名要求,以十八岁的小醇王载沣,充任专使。

于是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明颁上谕:“醇亲王载沣着授为头等专使

大臣 ,前赴大德国 ,敬谨将命。”又派上书房师傅 ,为载沣授读的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 ,以及德国话说得跟柏林的土著一样的副都统荫昌为参赞 ,携带国书礼物 ,在五月底由上海坐德国船放洋。

到了柏林 ,载沣打回来一个电报 ,说德国外交部致送照会 ,要求专使以跪拜礼觐见德皇。军机上奏 ,慈禧太后大惊失色 ,原来客使跪觐 ,以前一直是大清朝与列国交往的一大争端。乾隆五十七年 ,英国所遣通商专使伯爵马夏尔尼 ,双膝着地见高宗 ,洋人引为奇耻大辱 ,而中土则以为“一到殿廷齐膝地 ,天威能使万心降” ,是件最得意之事。从此以后 ,嘉、道、咸三帝 ,都因为洋人不肯行拜跪礼 ,拒见外使。直到同治年间 ,迫于情势 ,才作了让步 ,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 ,多次磋商 ,用五鞠躬礼觐见穆宗于西苑紫光阁 ,在各国已认为格外尊礼 ,而朝廷还觉得过于委屈。如今以洋人所绝不愿行的“野蛮”礼节 ,强加之于中国皇帝的胞弟 ,明明是故意折辱 ,尚不力争 ,何以见祖宗于地下 ,更有何面目再见臣下。

为此 ,函电交驰 ,极力磋商 ,结果总算免行跪礼。但觐见的情形 ,却又大出慈禧太后意外。德皇不独以隆重的礼节 ,接待载沣 ,而且降尊纡贵 ,亲到行馆答访 ,情意殷殷地谈了许久。又邀载沣至但泽阅兵 ,参观曾来华游历、觐见过皇帝的亨利亲王所统帅的海军 ,甚至还作了德国皇后茶会的主宾。

这前倨后恭的用意 ,他人茫然 ,而慈禧太后肚子里雪亮。故意以跪礼来为难谢罪的专使 ,是表示对她纵容义和团的不满 ,而优礼载沣 ,纯然因为他是皇帝的胞弟 !

及至载沣回国 ,两宫已在回銮途中 ,慈禧太后特地在开封行宫 ,召见载沣 ,细问使德的情形。载沣哪知老太后已有猜忌之心 ?少不更事 ,对在德国所受的礼遇 ,只有夸饰 ,绝不隐讳 ,说德皇如何对他期许 ,又劝他留意军事 ,说是确保政权的惟一要诀 ,就是将兵权抓在皇室手中。

慈禧太后心想 ,载沣素无大志 ,才具亦平常得很 ,说话有些结巴 ,往

往辞不达意,此刻眉飞色舞,无非觉得此行很有面子而已。究其实际,并未将劝他的话,好好去想过一想。只是无用之人,易于受人摆布,倘有人利用他的身份地位,暗蓄异志,所关匪细。

往暗里去想,皇帝目前无子,又因有肾亏的迹象,将来也不会有儿子,然则皇位何属?兄终弟及,已有前例,一班“新党”如何看不出各国,有支持载沣之意,因势利用,只怕从此就要多事了!

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只要载沣自己不愿,任何人都不能假借他的名义为非作歹。这样想下来,自然而然地有了法子,找一个人管住载沣,即是釜底抽薪之道。

谁能管住载沣?大家巨族的老太太,要教儿子收心,有个不二的秘诀,替他娶一房标致、能干、贤慧的媳妇。因此,慈禧太后从召见海外归来的载沣的第二天起,就开始在物色“醇王福晋”了。

替她参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荣寿公主,一个是李莲英,但只有李莲英所提的入选,正合慈禧太后的意,那就是荣禄的爱女福妞。

“大格格,你看呢?”慈禧太后问荣寿公主。

“模样儿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能干更无话说。就是,”荣寿公主笑笑说道:“小五将来必是落个怕媳妇的名声。”

“小五”是指载沣。她是为她的堂弟设想,不过这句话使得慈禧太后的主意,越发坚定不移,她不便表示,正要他“怕媳妇”才好,只能为福妞解释。

“这孩子,是让她父母惯的!胆子可真大,连我都不怕……。”

慈禧太后是欲扬故抑,话才说了一半,但荣寿公主却抓住空隙很快地,说了一句:“她连老佛爷都不怕,小五就更不在她眼里了。”

“那也不尽然。少年夫妻,恩恩爱爱,彼此体贴,脾气会改的。”

荣寿公主不答。慈禧太后也发觉到,自己这样说法,等于已定了主意,“大格格”当然不能驳回,但她心里不以为然,是很明显的。

多少年下来,慈禧太后如说还有忌惮的人,惟一的就是荣寿公主。

她不肯随便附和,但只要是她同意的事,不但心口如一,不会出尔反尔,而且一定尽力支持。慈禧太后很敬重她这个脾气,也因此希望能将她说服,好让她做自己的帮手。

可是,荣寿公主对这件事的态度很坚决。总是说:“老佛爷若以为合适,就降旨意好了!”心里还有句话是:“我不敢驳回,可是别指望我点个头。”因为她的堂兄弟中,受妻子及岳家欺侮的很多,都出于慈禧太后的指婚,她不希望再有一个堂弟娶得悍妻。

为此,指婚的懿旨,迟迟未发。而风声已经隐隐传出去了!大家都觉得非小醇王不能娶这么娇贵的小姐,这位小姐亦非嫁世袭罔替的亲王,不足以尽其娇贵。奇怪着这么门当户对的一头婚事,慈禧太后何以至今还不把它“拴”起来?

李莲英是对促成这头亲事最热心的人,不断地找机会催促,催得慈禧太后也有些发慌了,不办成这件事,牵肠挂肚的,不能安心。

“提到福妞,你从没有搭过一句腔,我知道,你是觉得福妞脾气刚强,将来小五会吃亏。照我说,你这个心担得叫多余!他们这辈你居长,谁都怕你三分,将来如果福妞欺侮小五,你不会说她吗?”

这话说得相当透彻。荣寿公主想,事情反正已成定局了,自己默默地表示抗议,无济于事,徒然惹得老太后心里不痛快,又何苦来哉?倒不如趁她有这句话,为载沣稍做弥补之计。

“小五太懦弱,有福妞这么一个媳妇,倒正好补他的不足。女儿是怕福妞受不了王府的规矩,语言行为稍微不检点,或者小夫妻常常吵个嘴什么的,老佛爷不心烦吗?”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得一点不错。”慈禧太后急忙接口:“说真个的荣禄夫妇也太宠他们这个姑娘了!找一天,我好好说他一顿。”

于是回銮不久,便降了懿旨,将“荣禄之女瓜尔佳氏指婚醇亲王”。喜信一传,醇亲王的“北府”贺客盈门,哪知老福晋刘佳氏,也就是小醇王载沣的生母,忽然得了急病,病状是喃喃自语,双眼发直,见了人都认

不出来,仿佛中了邪了。

见此光景,宾客大骇,但“北府”上下,却还能保持镇静,因为这是老福晋旧疾复发。而得此近乎疯癫的痼疾,却是出于慈禧太后所赐。

原来老醇王有四位侧福晋,刘佳氏位居第二。嫡福晋及第一位侧福晋相继下世,便由刘佳氏当家。在老醇王病歿时,老七载涛只有三岁,是她自己一手带大的,光绪二十三年,慈禧太后懿旨命载涛出嗣为贝子奕谟之子。刘佳氏的这个小子,简直就是她的命根子,平空被夺,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就有些恍恍惚惚,言语颠倒的样子了。

但刺激犹不止此,尤其这一年接二连三地来。首先是载涛的“父亲”又变过了。这奕谟是咸丰、同治年间被尊称为“老五太爷”的惠亲王绵愉的幼子,严正不阿,是亲贵中的贤者,却跟慈禧太后不大合得来。当初载涛为子时,看他肥头大耳,十分高兴,但不亲自进宫谢恩,却大宴亲朋,就仿佛真的得了老来子一样。慈禧太后知道了,颇为不满,只是隐忍未发,以后闹变法,闹“拳匪”,没工夫去摆布他。这样五年工夫过去,载涛已经十六岁,相貌厚重而俊秀,举止稳健而潇洒,是少年亲贵中的美才,奕谟得意非凡。

哪知乐极生悲,坏在他不该发牢骚,而且形诸笔墨,以致贾祸。他画了一幅怪图,悬空一只穿了“花盆底”的脚,再无别的,却有一首打油诗:“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

这只脚一望而知是属于谁的,慈禧太后得知其事,勾起旧恨,勃然大怒,降了一道懿旨,将载涛改嗣为老醇王的胞弟钟郡王奕诘之后。奕谟夫妇所受这一番刺激,犹甚于刘佳氏,竟而双双病倒。刘佳氏一方面觉得慈禧太后喜怒莫测,十分可怕,一方面又心疼爱子改嗣,日子不见得会比在奕谟膝下来得好,因而又添了几分病症。

不久,刘佳氏又受了一个打击,事起于载漪别有归宿。他本来所得的罪名是:“革爵,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这年另有一道懿旨:“仍归本

宗。”亦就是仍旧算淳王奕諒的次子。他本来承继为端郡王奕誌之子，而且袭了爵，如今一归本宗，变成奕誌无后。谁要是再过继过去，现成有个降封的贝勒在等着他承袭。慈禧太后倒是好意，将载沅的胞弟老六载洵，作为奕誌的嗣子，让他由镇国公一跃而为贝勒。可是刘佳氏又少了个儿子，自然大感刺激。

此时接到指婚的懿旨，是她一年中所受到的第三次打击。这一次的打击，又比前两次来得重，大有“不能做人”之感，所以病也发得格外重了！

这因为载沅原是订了亲的，亲家是蒙古人。嘉庆年间的三省教案，为仅次于洪杨的一次大规模叛乱，仁宗在宫中求卦，占得“三人同心，乃奏肤功”。其后果然，所谓“三人”，是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刘佳氏所定的儿媳，就是德楞泰之后。

德楞泰本人因功封一等继勇侯，长孙倭计纳袭爵，做过杭州将军；次孙叫花沙纳，官居吏部尚书，倭计纳的袭爵的儿子叫希元，做过吉林将军，死在光绪二十年。刘佳氏为载沅所定的亲，就是希元的小姐，如今由于慈禧太后指婚瓜尔佳氏，对希元家就必得退婚了！

这件事从人情上讲很难，因为希元家的小姐，是刘佳氏自己看中的，而已放了“大定”。照满洲的婚礼，男家主妇到女家相亲问名，合意了致送如意或首饰，名为“放小定”。然后择定吉期，男家聚宗族亲友带领新女婿到女家正式求亲，女家亦聚宗族亲友接待，彼此谦谢再三，方始定婚，新婿拜女家神位及父母，欢宴而散，这样经过一两个月，再挑吉日下聘，名为“过礼”，又叫“放大定”，婚姻到此为止，已成定局。“放小定”犹可变化，“放大定”则等于已经迎娶，所欠者不过洞房花烛有好合之实而已。

因此，“放大定”之后，如果新郎不幸而亡，则未过门的新娘子，殉节者有之，守“望门寡”者有之。是这样严重的情况，则退婚便如休妻，女家便认为奇耻大辱！尤其是希元家的小姐，守礼谨严，刚烈过人，得知

退婚的信息,什么后果都可以发生的。那就无怪乎刘佳氏要急得发疯了。

这一夜,“北府”灯火通明,亲友至多,不过不是贺客,而是刘佳氏特为请来议事的。无奈大家畏惮慈禧太后,谁也不敢乱出主意,有的劝她遵旨为妙,有的始终不发一言。最后是刘佳氏自己定的主意,进宫面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

慈禧太后只当她来谢恩,哪知刘佳氏一开口便淌眼泪,“奴才的儿媳,已给奴才磕过头,是奴才家的人了!一点过失都没有,怎么忍心退婚,”她哭着说,“这一来,教人家孩子怎么得了?”

慈禧太后脸色铁青,连连冷笑,向左右的宫眷命妇说道:“你们看看,世上有这种不识好歹的人!”说完站起身来就走。

于是荣寿公主出面相劝,刘佳氏哭了一阵,噙泪回家,已有个极坏的消息在等她,希元家的小姐,服毒自杀了。

于归的吉期定在十一月二十一,自初十以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荣府,送礼的就不绝于门了。

头一天发嫁妆,用了一千多名的挑夫。伴送嫁妆的全副仪仗之中,最煊赫的是四对“高脚牌”,八匹“顶马”。

高脚牌是俗称,官称叫做“衔名牌”,朱漆金字,第一对是:“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第二对:“军机大臣”、“世袭骑都尉兼云骑尉”,第三对:“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第四对:“赏穿带蟒貂褂”,“赐紫禁城内及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八匹“顶马”,一色枣骝,不足为奇,难得一见的是,八匹顶马上骑的是八个红顶花翎的武官。这是当荣禄总领武卫军时,袁世凯献媚的花样,由他的武卫右军中,派出两名二品参将到军中大本营去当差,于是其他各军,如法办理,荣禄便有了八名红顶子的材官。这是从年羹尧以来,所未有之事,而年羹尧当时还不敢在京城“摆谱”,又逊荣禄一筹了!

当大街小巷轰传着“去看荣中堂小姐的嫁妆”时，福妞正由她的嫡母带着，在宫里给慈禧太后请安。

福妞自然是盛妆，但也不怎么按规矩，穿一件白狐出锋的红缎旗袍，衬着碧绿的玉镯，俗气得有趣。脸上本来有红有白，只为害臊的缘故，不染胭脂之处，亦复色如明霞。慈禧太后这天特别高兴，一见面不等她行礼便即笑道：“好俊的新娘子！”

“老佛爷别说了！”荣寿公主陪着笑说：“本就羞得抬不起头，再拿她取笑，更让她受不了。”

“你看，福妞，”荣禄夫人接口说道：“大格格都卫护你！”

福妞是受了教来的，当时便向荣寿公主请安道谢，而慈禧太后却收敛了笑容，要说正经话了。

“福妞，打明天起，大格格可就是你的大姑子了！在婆婆家，可不比在娘家，由得你任性。你那婆婆可怜巴巴的，而且有病，想来也不会说什么。可是，你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大姑子在这里！旗人家的规矩，你是知道的，倘或你大姑子要说你，连我也不能拦她。”

“是！”福妞很机警，“奴才不能不懂规矩。”

“懂规矩就好。在家做姑娘，跟在婆家做儿媳，是两回事。再说，你是福晋的身份，好些礼数，也该学学。”

“是！有大格格教导，奴才不怕学不周全。”

在慈禧太后面前，不容有私人的酬酢，所以荣寿公主虽有好些慰励中含着规劝的话要说，此时也只能淡淡地客气几句。

“我还得给你一点东西，”慈禧太后看着福妞说，“可实在想不出你还缺什么？索性你自己挑吧！”

福妞急忙跪下来说：“老佛爷赏得够多的了。”

“明儿是你大喜的日子，再进宫来，就是我侄儿媳了，照规矩得给见面礼儿。你今天自己挑好了，等过了明天进宫，我再给你，不就省事了吗？”

这一说,福妞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合适,只好直挺挺跪着候命。

“大格格,你把我那个盒子拿来!”

名为“盒子”,其实是个箱子,得两名宫女抬来。这只四角包金面上匝出暗花的小皮箱,是专为盛贮首饰而特制的,里面黄绫衬底,分做四格,第一格是珍珠,第二格是五色宝石,第三格是各种美玉,第四格是杂件。

荣寿公主照慈禧太后的指示,命宫女端张长方紫檀矮几来,将四个格子都取出来,顺次排好,一眼望去,目迷五色,只觉得样样都好。却说不出哪一样最好。

“你自挑吧!”慈禧太后说:“挑六样好了。”

“只怕奴才一样都挑不出来。”福妞笑道:“怪不得说是‘如入宝山,空手而回’,敢情到那时候就不知道挑哪样好了!”

“我教你一个法子吧!”慈禧太后说:“你先在杂件那一格里挑。”

福妞何尝不会挑,只是那么说着凑老太后的趣而已。此刻听她教的这个法子,正中下怀。因为杂件之中,贵贱悬殊,珊瑚玛瑙不算珍贵,但外国来的金刚钻,自从西风东渐以来,声价日上,为多珍之冠。福妞早就在晶光四射、耀眼生花的一堆金刚钻首饰中,看中了一只戒指。

这粒金刚钻大小约如银杏,等她拿到手里,只听有人咳了一下。抬眼看时,站在慈禧太后身后的荣寿公主,她那“两把头”上的丝穗子,无风自动,顿时会意,不宜夺爱。

“奴才可还没有那么大福气,使这么大的金刚钻。”说着,放下钻戒,另取一只钻镯把玩。

“那只镯子不错!”慈禧太后说:“你戴上我看看!”

“是!”将钻镯套在右腕上,连左腕一起平伸在慈禧太后面前。

“好!”她得意地说:“正配你那只翠镯。大格格,你看,翠镯戴一对就俗气了,倒不如这么搭配,反显得别致!你说是不是?”

“老佛爷的眼光,谁也比不上。果然好看!”荣寿公主说:“干脆就别

取下来了！”

“对了！”慈禧太后向福妞说：“你就戴着吧！”

福妞喜不可言。因为这只钻镯戴在腕上，明天做新娘子的时候，会夺尽贵妇名媛的光彩，何况打听起来，说是慈禧太后御赐，这个风头就出得更足了。

等着下拜谢过了恩，慈禧太后说道：“你还是挑六样好了！”

吉数为六，留着做见面礼，那只钻镯算是额外赏赐，福妞更觉志得意满。不过，她很机灵，并没忘了忌讳。

慈禧太后生平恨事第一次进宫，不由大清门而入，因此忌讳妾媵所用的绿色。但此刻福妞将成为醇王的嫡室，如果不选绿色，反会触动慈禧太后的心事。因此，她首先选了一个玻璃翠戒指，表示对红绿并无成见。

果然，这一下子做得很对，因为荣寿公主已有嘉许的眼色。福妞心想，今天的一切都很顺利，难得的机会，不可错过，除了东珠不敢用以外，将慈禧太后顶尖儿的几件首饰都挑走了。

其时已到宫门下钥之时，荣禄夫妇带着福妞叩辞出宫，由东华门一转入王府井大街，便觉轿马纷纷，热闹异于常时，及至一进东厂胡同，更是冠盖相接。落日犹在，明灯已悬，由敞开了的大门望进去，灯火璀璨，锣鼓喧阗，为男客预备的，四大徽班的名伶罗致殆尽的堂会，正当热闹的时候。

女客更有文静的消遣，是“走票”的一班“子弟书”。早年有班“旗下大爷”，饱食天家俸禄，闲来无事，别创新声，腔调略似大鼓，而讲究词雅声和，有东城、西城两派。“西城调”更为萦纡低缓，一个长腔，千回百折，似断若续，久久不息，最宜于饱食终日的人品味。

这班“子弟书”特别名贵，因为穿上公服，至不济也是个红顶子。此时当然是便衣，是特为约齐了穿戴，一律福色缎面皮袍，上套青缎琵琶襟坎肩，头上红结子瓜皮帽，帽檐镶一块极大的珙珀。这是规定好的服